

虞云国 著



「宋帝列传」

宋光宗皇帝 宋宁宗 宋 宗 宗 传



吉林文史出版社

宋 帝 列 传

宋光宗 宋宁宗

虞云国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光宗·宋宁宗/虞云国著. -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
(皇帝丛书·宋帝列传)

ISBN 7-80626-243-1

I. 宋… II. 虞… III. ①宋光宗-传记 ②宋宁宗-传记
IV. K827=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2147 号

宋光宗·宋宁宗

作 者:虞云国

责任编辑:康迈伦

封面设计:正典书装

出 版: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字 数:270 千字

印 张:13.25

版 次: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1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626-243-1/K·105

定 价:30.00 元



前言

历史人物研究作为整个史学研究的有机构成部分,较之制度史、经济史等专业性很强的课题,其研究成果具有最广泛的读者覆盖面,人物传记因而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读书界的欢迎。作为人物传记的一个门类,帝王传记具有一般人物传记的共性。在数以百计的中国帝王群像中,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康熙大帝等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积极影响的帝王,成为这类传记的热点,且佳构迭出。这是值得欢迎的。帝王传记的传主选择,也有一种类似市场规律的东西在起作用,一般的史学工作者大概不会选择宋光宗、宋宁宗这样知名度平平的皇帝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

然而,帝王传记还有其特殊性。中国传统的纪传体史书,其第一类即是帝王本纪。刘知几认为:“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又说:“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①倘若撇开经传、国统等局限性,这一说法有其合理因素。在君主专制时代,每一个帝王就是一个公认的历史坐标点,这一坐标点对于相关历史的理解和把握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以纪传体史书作类比,少了某一人物的传记,至多是取舍失当,而少了某一帝王的本纪,无疑是义例不明。问题还不止于此。在君主专制下,有什么样的君

^① 刘知几《史通》,《二体》第二,《本纪》第四。



主,就会出现什么样的时代。一代雄主汉武帝与他统治的时代是浑然一体的,白痴晋惠帝与他在位时代的历史何尝没有内在的同一性呢?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帝王就是他统治下那个时代的缩影。

既然帝王具有历史的坐标和时代的缩影的双重意义,显然,不仅那些有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的帝王应该作为历史人物研究的重点;即便是守成亡国之君、昏庸痿弱之主,也有必要列为传主,加以研究和描述,以便让后人通过帝王列传的系统阅读,就能把握整个历史发展嬗变的长链,理解不同时代治乱兴衰的轨迹。吉林文史出版社约我作《宋帝列传》中的《宋光宗宋宁宗》,基于以上思路,我力图把光宁时代作为南宋历史演进的不可或缺的一环去研究,把光宁父子作为南宋中期历史的取镜独特的缩影去表现。

光宁父子的统治时代共 36 年,上承孝宗,下接理宗。孝宗是南宋唯一欲有作为的君主,但“孝宗欲有为而不克,嗣是日羸日茶,以抵于亡”,^①南宋历史是以孝宗禅位为分界线走向下坡路的,光宁父子正处在“欲有为”到“抵于亡”的历史转折期上。父子俩人,父亲是精神病患者,发病前迫不及待地准备禅代皇位,发病后恋恋不舍地拒绝交出君权,以一个精神病者君临天下将近三年;儿子则是一个智能席弱者,作为一个普通人可非议处虽不多,作为一个君主却是绝对的不合格和不胜任,被拥立时尽管连呼“做不得”,却终于被赶鸭子上架。所有这些,最充分暴露了君主世袭制荒谬绝伦、缺乏理性的那一侧面。

君主世袭制把这样的两位君主放在南宋史的转捩点上,

^① 王夫之《宋论》卷 13《宁宗》,卷 14《理宗》。



结局是不言而喻的。光宗的统治导致孝宗“乾、淳之业衰焉”，宁宗的统治由韩侂胄和史弥远相继专政，最后连皇储“亦得遂其废立之私，他可知也。”^① 王夫之指出：“自光宗以后，君皆昏痿，委国于权奸。”^② 这一局面的形成，原因尽管复杂，但最终无不与在位君主的个人才略、识断息息相关。庸懦之君的治下虽未必都有权奸出现，但权奸却必定出在暗弱之君的治下。

南宋历史走向的逆转正是定形于光宁时代。以政治史而论，南宋皇权的一蹶不振和权相的递相专政始于这一时期。以经济史而论，嘉定初年爆发的纸币信用风潮标志着南宋社会经济自此跌入了全面失衡的困境。以军事史而论，开禧北伐的溃败和嘉定之役的支绌预示了南宋在即将到来的宋蒙战争中的败局。以思想史而论，嘉定时期理学官学化的前兆折射出统治阶级在社会危机面前向新的统治思想求助乞援的迫切性。

如果把宋宁宗后期的统治放到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去审视的话，展现的全景则是：一方面是蒙古铁骑无往不胜地西征和南侵，一方面是西辽、花剌子模的覆灭和西夏、金朝、高丽的乞和，而另一方面却是南宋完全缺乏现实的危机感。后人读史至此，不能不为南宋方面扼腕和忧心。明人以为：南宋之亡，“积于理宗四十年，成于度宗十年”^③。实际上，在勃兴的蒙古马背文明面前，南宋灭亡的种种症状，早在宋宁宗后期就基本具备了。南宋之所以还能苟存半世纪之久，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南宋方面，而在于夏、金的地理缓冲，在于蒙

① 《宋史》卷 36《光宗》，卷 40《宁宗》赞曰。

② 王夫之《宋论》卷 13《宁宗》，卷 14《理宗》。

③ 张溥《历代史论》卷 15。



古骑兵更适宜在中亚、东欧广袤的高原平野地带驰骋,在于蒙古贵族的内部纷争,一句话,在于蒙元灭宋时间表的确定。

以帝王传记的形式来勾勒出光宁时期的历史逆转,困难还是不少的。不仅现存宋代史料的分布,详于北宋而略于南宋,详于南宋前期而略于南宋中后期;问题还在于,传记体的形式不容许过多地游离于传主活动之外去表现那一时代的历史。现存孝宗以前宋代列帝的个人史料足以绰绰有余地描摹出传主生平,而光宁以后南宋诸帝的个人史料就相对匮乏,由于光宗的精神病,宁宗讷于言寡于行的个性特点,反映他们父子个性特点的史料更是显得寥落。研究南宋中晚期史,尤其是以帝王传记的形式来表现光宁时代,在史料上缺少多金易贾、长袖善舞的优势。

为了弥补史料上先天的不足,只能在文集奏议和笔记野史中去发掘有关光宁父子的零散史料。这是用力多而收获少的艰苦工作,但对丰富传主的个人形象毕竟是有所补益的。在使用笔记野史时,尽力作了比勘考订。这些考证,有的在注释中作了说明,更多的则直接将可信的结论写入了正文,以简省篇幅。自信的是,传记中所有史实性陈述,可以说是无一句无来历的。历史传记不同于文学传记,必须具有史学著作的科学性,它虽允许在史料若断若续、若有若无处作出人情合理的推断分析,却容不得一点文学作品的虚构性。对这一原则,我是严格信守的。

自80年代初期师从程应镠先生研治宋史以来,倏忽已过了15个春秋。先生在历史人物研究方面有过深思熟虑的见解和独具风格的实践,他所撰《谈历史人物研究》一文^①,所

^① 程应镠《流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08至122页。



著《范仲淹新传》、《司马光新传》二书,成为我研究光宁父子的指针和借鉴。遗憾的是,先生已于两年前逝世,再也不能在研究中当面请益了。令人一思至此,不禁黯然神伤。

在成书过程中,每有专业上的疑惑,宋史专家朱瑞熙先生或答疑或解惑,获益良多;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历史系的资料室在图书资料上提供了方便,在此一并深致谢忱。

虞云国

1996年4月30日



目 录

第一章 两朝内禅	1
第一节 淳熙内禅	1
第二节 绍熙初政	24
第三节 “政治日昏,孝养日怠”	61
第四节 又一幕内禅闹剧	86
第二章 庆元党禁	109
第一节 从风起青萍到轩然大波	109
第二节 伪学逆党之禁	142
第三节 韩侂胄专政	177
第三章 从开禧北伐到嘉定和议	197
第一节 在“恢复”的名义下	197
第二节 开禧北伐	224
第三节 诛韩与议和	256
第四章 因循苟且的十七年	283
第一节 所谓“嘉定更化”	283
第二节 在中原变局前束手无策	307
第三节 史弥远专政下的嘉定政治	325
第四节 宁宗的晚年	350
附 录 宋光宗、宋宁宗年表	367



第一章 两朝内禅

第一节 淳熙内禅

一、越位为储

南宋临安府(今浙江杭州),“青山四围,中涵绿水,金碧楼台相间,全似著色山水。独东偏无山,乃有鳞鳞万瓦,屋宇充满,此天生地设好处也”^①。经过多年对旧城的改造和扩建,临安的繁华已远远超过北宋时期号称“东南形胜、江吴都会”的杭州,成为当时世界上最辉煌最优秀的城市。

皇宫,时人亦称“大内”,位于府城南部的凤凰山麓。方圆九里内,宫殿林立,楼阁层迭,都是朱户画栋,雕甍飞檐,镌镂着龙骧凤飞的饰物,更显出金碧辉煌、巍峨壮丽的非凡气派。宋高宗作为大内的第一代主人,自公元1138年起“定都于杭”^②,实际上已打定了长久偏安的主意,仅仅为了向臣民表示他还未敢忘记沦陷于金人的中原故土,仍称为行在。

倘若从和宁门出大内,沿御街北行至朝天门,再东折过望仙桥,便是一代权相秦桧的府第。公元1147年(绍兴十七

①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西湖好处》。

② 《宋史》卷29《高宗六》



年),他正处在权势的峰巅上,故而与其甲第鳞次栉比的规模与车马填咽的喧哗相比,毗邻秦府北界的普安郡王府也相形逊色了。这年9月30日,郡王夫人郭氏生下了第三个儿子,他就是后来成为南宋第三代皇帝的光宗赵惇。

普安郡王是宋太祖的七世孙,1132年(绍兴二年)被高宗选入大内收养,作为皇位继承的后备人选给以培养与教育。高宗自1129年(建炎三年)亲生的元懿太子夭折以后,自知生育功能丧失,不得已才作此选择的。1142年(绍兴十二年),普安郡王依祖制行出阁就第之仪,宋代的直系皇族成年以后都须迁出大内,移居王府。次年,郡王的长子赵愔出世,1146年(绍兴十六年)郡王夫人又生下了次子赵恺。其后,郭氏还生了第四子,不过,光宗的这位弟弟生下不久还没来得及命名就夭殇了。1156年(绍兴二十六年),年仅31岁的郡王夫人郭氏也离开了人世,这时光宗只有10岁。

1160年(绍兴三十年)普安郡王正式被立为皇子,两年以后立为皇太子,成为法定的皇位继承人。1162年(绍兴三十二年)7月,他登上了高宗禅让的皇位,这就是南宋第二代皇帝孝宗。他的三个儿子依次进封为邓王、庆王和恭王,他们的母亲郭氏也被追册为皇后。

孝宗即位不久,隆兴宰相张浚就上言建议道:“人君即位,必早建太子。”当时,皇嫡长子赵愔正值及冠之年,按照传嫡长的君主世袭制原则,他完全有资格被立即册封为皇太子。然而,孝宗却没有让他入主东宫,而是让他一如普通皇子那样出阁就第。其中原因也许有三。其一,孝宗系出太祖一脉,太上皇帝高宗则是太宗后裔,如今孝宗虽位禅九五,却不便迫不及待地册立皇太子,以免引起太上皇帝的不快。其二,孝宗即位之初就措置北伐,锐意恢复,无暇顾及册立皇太



子。其三，在一母所生的三个儿子中，孝宗认为第三子赵惇“英武类己”^①，而对居长的赵愔性耽诗文，则颇不以为然^②，故而难免产生且将这事搁置起来的想法。

东宫虚位很快就成为政治的敏感点。1165年（乾道元年）7月1日的上午，邓王府申文报告皇长子生下了皇嫡孙。而约在此前两个月，恭王夫人李氏生了皇孙赵挺，但迟迟不移文申报朝廷。而就在邓王府申文朝廷的当天晚上，恭王府才急匆匆地补上了这一手续。次日，秘书少监兼恭王府直讲王淮携带白札子去见参知政事钱端礼，说：“5月26日恭王夫人李氏生皇长嫡孙，请讨论有关典礼。”

这时，因宰相虚位，端礼以首席执政代行相事。他听了王淮的话后十分恼怒，因为他的女儿就是邓王夫人，自然不能坐视皇嫡长孙的名分归了恭王的儿子。第二天，端礼面见孝宗，禀奏道：“在皇嫡长孙问题上，王淮力主年均以长、义均择贤之说。请圣上会礼部太常寺检照应行典礼。”

孝宗马上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这是什么话，都不是他应该说的！”接着，他明确表态道：“朕知道了。邓王府申文后，恭王府才申告的。不必再差礼官检照礼文了。”钱端礼瞅准机会打击王淮道：“嫡庶名分，《礼》经上说得一清二楚，就是为了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的。讲官应该用正论去开导。鼓吹这种启诱邪心之说，应该黜罢！”于是孝宗免去了王淮恭王府直讲，将他改放外任了。王淮的上言是否出自恭王夫妇的指使，史无明文，但至少代表了他们的意向。而恭王夫妇

① 《宋史》卷36《光宗》

②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庄文太子》：“初，太子在藩邸，喜作诗。及升储，而诸王官教授黄石适面对，论‘东宫不宜以诗文为学’，上大喜，除校书郎。”



之所以萌生在皇孙问题上争名分的念头,显然与东宫无主的局面有关。

也许为了避免因储位不定而引起政局动荡,在皇嫡长孙之争的两个月后,孝宗便正式册立皇长子赵愔为皇太子。第二年,在皇嫡长孙赵挺满周岁时,特封他为福建观察使、荣国公,而恭王之子赵挺仅封左千牛卫大将军,明示区别,为这场名分之争划上了句号。

1167年(乾道三年)的一天,皇太子赴原庙举行国忌上香仪式,回宫途中路经贡院。这天恰是补试的士子入院应考的日子,贡院前试者云集,堵住了皇太子的队伍。执金吾举杖呵斥清道,激成了应试学生与太子卫队的冲突。无所顾忌的赴考士子群起折断了执金吾的挺杖,团团围住皇太子的车驾吼声雷动,皇太子因此“惊愕得疾”^①。这年夏天,病体虚弱的皇太子又疰夏伤暑。因东宫医官误诊,他服药后,病情急转直下。孝宗连忙将远在福州的名御医王继先宣召入宫,太上皇帝高宗与太上皇后吴氏也从退居的德寿宫过来探视。7月24日,孝宗忧心如焚,颁诏大赦天下。但皇太子的病情却急遽恶化,三天以后便去世了。

东宫再度虚位。但恭王夫妇对前年王淮的免职是冷暖自知的,他们隐隐觉察到孝宗对自己的不满,故而不敢轻举妄动。这时,恭王的长子赵挺已死,而已故庄文太子的嫡长子赵挺还在。在历史上,皇嫡长孙直接继承皇位也并不是没有先例的,关键取决于孝宗的抉择。

1168年(乾道四年)11月19日,恭王的次子赵扩出生,

^①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庄文致疾》说:士子们“围车”,发喊雷动,庄文惊愕得疾薨。《宋史》卷246《庄文太子传》曰:“太子病渴,医误投药,病剧。两说并不矛盾,惊愕得疾在前,病暑误诊在后。



他就是后来的宁宗。不久,宫禁之内一则奇谈不脛而走:恭王夫人李氏生赵扩以前,“梦日坠于庭,以手承之,已而有娠”。田在封建君主制下,太阳是人君的一种象征物。在宋代帝王中,据说宋太宗就是杜太后梦见神人捧着太阳给她才生下他的,而宋真宗也是其母李氏“梦以裾承日”才怀上他的^①。恭王夫人这一白日梦的潜台词是不言而喻的:他们的这个儿子才是天命所在。而这一梦话的出笼,与其说是为儿子争天命,还不如说是在为老子恭王争皇位继承权。恭王府就是孝宗的潜邸普安郡王府,太阳落在潜邸的庭院中,孝宗自然不会产生反感,这一无稽之梦被堂而皇之地载入了国史。

不过,孝宗仍迟迟不新立皇太子,对此,他不是绝无考虑,但始终犹豫不决。按照惯例,庆王、恭王同为嫡出,理应立长。但庆王秉性宽慈,虽因此颇受太上皇帝的宠爱,然而宽慈太过不利于宗社大计,而且在福相上庆王似乎也差了点。相比之下,孝宗更欣赏恭王的英武劲儿,在三个儿子中还数他“阅经史、习艺业为最多”^②。但是,恭王排行在后,如果立他,于礼不顺。这样,立储之举便一拖再拖。

1170年(乾道六年),新年刚过不久,竟是豪雨夹着惊雷,接着便是一场漫天大雪。左谏议大夫陈良翰上疏认为:天象反常与久不建东宫有关,孝宗嘉纳谏言。大约7月间,孝宗让庄文太子钱妃携皇嫡长孙赵挺从东宫徙居外第。这一举措的意向不言自明:孝宗准备另立皇太子。9月9日,太史奏称:星象主册太子,应该行大赦。

① 《宋史》卷4《太宗一》、卷6《真宗一》

② 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



五天以后，右相虞允文退朝后请求独自留班。他对孝宗说：“陛下在位近十年，而东宫虚位。今日之事没有比这更大更急的了。愿陛下上顺天意，下从人心，早出圣断。”孝宗欣然回答说：“朕久有此意。但只恐储位一定，人性骄逸，学问懈怠，渐有失德。故而想让他练历世务，通古知今，庶几不会有后悔事。”允文说：“只要慎择宫官，使他日闻正言，日行正道，日久天长自然无不趋于正，怎么会有后悔？再说，储位一正，深居大内，常在陛下左右，日亲帝学，何愁不光明，日悉朝政，还怕不练历？以臣之见，早建东宫，其所成就一定远远超过外处潜邸。”孝宗说：“丞相所言极是。但此事还须找个日子与丞相单独商议。”

10月6日，朝殿奏事后，孝宗命虞允文留班共议边事。事毕，允文旧事重提，孝宗道：“这事已定了，就在郊天的好日子降下指挥吧。”12月15日祭天的那天，孝宗在郊坛所在的青城单独召见允文，说：“立太子事，朕只想与丞相一人商议，怎么样？”至今为止，孝宗尽管一再强调主意已定，却从未向允文暗示过立谁，今天这番话，显然是有意听取他的意见。

从立储问题上的一再迁延，允文看出了孝宗的犹豫与意向，而他处在独相的地位上，也不能避而不答：“这是陛下的家事，臣不敢参预”，接着，他叙述了本朝太宗末年召见寇准问立东宫的故事，最后意味深长地说：“太宗共八子，真宗为第三，体味寇准奏对曲折之间，其意只在由太宗亲自决定而已。我的倦倦忠忱也只是期待陛下圣裁！”孝宗似乎最终下了决心，说：“这事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立太子放在初春罢。”允文回答道：“臣谨奉诏。希望到那时，陛下不再变动。”

立储之事在孝宗、允文数度密议中迟缓地推进。而恭王在夫人李氏梦日生子的鼓吹后却不敢有更大的造次，但覬觐



储位的那颗心却从未放下过。一天外出，他的车乘被一个蓬头垢面、疯疯颠颠的军汉拦截住，卫士上前扯开军汉，他却骂骂咧咧地口吐脏话，甚至捡起瓦砾抛掷围观的孩子们，嘴里诟骂个不停。恭王喝问道：“你是谁？”那汉子连声自报姓名道：“三王得，三王得。”恭王素来热衷于算命、卜兆等迷信玩意儿，一听“三王得”，就悟出这是个大吉之兆：三王，我恭王不正是排行第三吗？三王得，也就是说，我三王将得到储位啊！于是，他命前去拉抻的卫士放那军汉回去，自己也喜孜孜地怀着这个好兆头打道回府了^①。

册立皇太子之事终于明朗化了。1171年（乾道七年）3月15日晚朝时，孝宗正式将立皇太子的御札颁示大臣，当夜由翰林学士锁院起草一系列相关的诏书。自称“闲人不管闲事”的太上皇帝高宗，也过问了这件大事。他与太上皇后吴氏在庆王、恭王之间“独导孝宗以光皇为储位”。这天晚上，太上皇帝特意只把庆王召进德寿宫。德寿宫由秦桧旧第扩建而成，其间有亭台楼榭之胜，湖山泉石之美，高宗禅位后就移居于此。当时人习惯上把位居临安城南的皇宫称为南内，把德寿宫叫做北内。若不是朝贺、圣节等特殊日子，一般的皇孙也不能随意出入德寿宫的。故而庆王听说太上皇帝召他宴宿北内，第二天再回王府，自然十分乐意。

第二天，孝宗御文德殿，宣布立皇太子，诏书说：“储副，天下公器。朕岂敢有所私哉？第三子惇，仁孝严重，积有常德，学必以正，誉日以休，可立为皇太子。”^②接着，宣读了庆王赵恺进封魏王、出判宁国府（今安徽宣城）的诏书。不过，

① 《四朝闻见录》乙集《三王得》。

② 《两朝纲目备要》卷1。



魏王这时还在北内陪着他那太上皇帝的翁翁徜徉在湖光山色之间,等他回到王府接到麻制,才明白了一切。

不久以后,或因辞行,魏王去德寿宫见太上皇帝,谈话间老大不高兴地说:“翁翁留我,却让三弟越位做了太子!”太上皇帝一时语塞,安抚他道:“儿道是官家好做?做时可烦恼呢!”^①4月10日,两府宰执在玉津园为魏王出判外藩设饌饯行,宴罢登车,魏王对虞允文郑重而恳切地说:“还望相公保全。”他深知允文在立储中的作用和在朝廷上的影响,在入主东宫的竞争中,他成了失败者,但不希望有更大的政治漩涡将自己吞没。出判宁国府三年以后,他改判明州(今浙江宁波),在两地他都穷心民事,颇有仁政。1180年(淳熙七年),魏王病逝于明州的讣闻传来,孝宗泫然泪下,说:“过去之所以越位建储,就因为这孩子福气稍薄,但没料到这么早就过世了。”孝宗在潜意识里为自己越位建储寻找一种站得住脚的解释。

4月8日,恭王夫人李氏立为皇太子妃,她庆幸自己杜撰的梦日生子的话头毕竟起了点作用。其后的几天里,皇太子一头扎进朝谒景灵宫、太庙,赴德寿宫向太上皇帝、太上皇后称谢的繁文缛礼中。4月29日,孝宗在大庆殿正式行册封皇太子礼。全套繁琐复杂的立皇太子礼持续了三天,赵昀才稳稳地入主了东宫。

二、东宫生涯

东宫再建后,孝宗即从为人与从政两方面加强对皇太子的教育和培养。首先,他亲自为皇太子配备了德行可风、学

^①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2《帝王都会》。